

中國的中亞西進策略評析與展望

李哲全

國家安全研究所

壹、前言

2022 年是中國與中亞五國建交 30 周年，也是習近平在哈薩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的第十年。中國勢力在中亞地區的發展，從早年的反恐與安全合作，到「一帶一路」提出後的經貿與建設投資，再到最近幾年數度見諸媒體的中國基地建設及可能的武警、解放軍進駐傳聞，都反映了近年中國「西進」的成果與中亞地緣戰略的變動。2022 年 2 月北京冬奧開幕會上，只有二十餘國領導人出席，大國領袖只有俄羅斯總統普欽（Vladimir Putin）與會。但中亞五國（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土庫曼）領導人都出席了這場開幕典禮，凸顯出中亞國家與中國日趨緊密的關係。

本文將簡要回顧王緝思「西進策略」提出迄今的 10 年間，中國在中亞五國安全與經濟面的經營、進展與侷限。包括俄羅斯對中亞地區的主導與對北京擴張的防範，中亞五國對於中國提出的安全與經貿倡議的不同反應，以呈現 10 年來北京的挫折與進展，並在文末提出展望評估。

貳、「西進策略」：倡議與政策的連結

中國政府並未正式提出「西進策略」，但「西進策略」已是近年各國耳熟能詳的地緣戰略詞彙。中國西進的標的是南亞、中亞、中東、裏海各國。主張西進的學者專家中，較具代表性者為解放軍中將劉亞洲與北京大學教授王緝思。劉亞洲從 2004 年開始力主中國應該「戰略西移」。他在《西部論》一書提出：西部是中國前進的

腹地而非邊疆，開發新疆、西藏，結好中東諸國，全力爭奪中亞才是上策。¹

王緝思則沿著中國崛起與西部大開發的脈絡，於 2012 年 10 月在《環球時報》發表專文，主張中國應有「西進」的戰略謀劃。王緝思認為，西進策略在本質上是中國的「再平衡」。中國要進行西部大開發，要實現自己的「經濟再平衡」，因此需要有新的、全域性的、陸權與海權並行不悖的地緣戰略思考，需要在更大範圍內保護自己的利益，加強與各個地區國家合作。

王緝思指出，中國在地緣上是一邊洋一邊陸，地勢是東低西高，但經濟是東高西低。中國是東亞核心國家，但新疆、西藏在文化上更為接近中亞、中東、南亞，而非東亞。寧夏回族自治區可以生產穆斯林喜歡的商品向西出口，新疆可就近與中亞發展經貿，西藏可以與尼泊爾發展經貿，雲南經濟則可向緬甸發展。他強調，「西進」可將中國的地緣劣勢變成地緣優勢，這是未來幾十年中國的外交戰略及奠定全球地位的根基。中國力量發展後，應該能夠平衡其他國家間的利益，影響它們之間的關係。中國要參與全球治理，幫助他國做好治理，維護自己在那個國家和地區的利益。但具體要怎麼做，王緝思承認中國還在摸索實踐。²

2013 年 9 月，習近平在哈薩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吸納了許多王緝思的想法，並加速擴大對中亞經營的深度與廣度。以下分析從安全與經濟兩個層面切入，並以多邊及雙邊角度觀察近年中國西進中亞的情形。

參、在中亞五國的安全面經營

裏海地區與中亞地區是俄羅斯的「後院」。蘇聯解體後，俄羅

¹ 〈劉亞洲《西部論》〉，《亞洲世紀&中國崛起》，2010 年 8 月 5 日，<https://reurl.cc/9GxDYd>。

² 王緝思，〈「西進」，中國地緣戰略的再平衡〉，《環球網》，2012 年 10 月 17 日，<https://reurl.cc/7DYx3l>；包蓓蓓，〈王緝思：西進，是還中國以「中國」的地位〉，《紐約時報中文網》，2013 年 3 月 20 日，<https://reurl.cc/bkzEyE>。

斯對中亞各國影響力有日漸消褪之勢，但仍不容小覷。中國要西進，除了投射綜合國力，爭取與中亞五國深化關係之外，「西進策略」還帶有防衛性質，就是要處理中國西部，特別是新疆以及中亞各國都面臨的「三股勢力」——宗教極端主義、恐怖主義、民族分離主義的挑戰。因此，倡導中國與中亞國家共同建構多邊安全機制、地區衝突的和平解決機制，不但有助區域安全與發展，也有利中國的長遠利益及塑造負責任大國的形象。

一、上海合作組織的發展與局限

2001年6月，中國與俄羅斯及中亞四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共同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以下稱上合組織），³目的是要加強成員國的相互信任與睦鄰友好，強化多領域安全協作，特別是打擊「三股勢力」。20多年來，上合組織討論議題從反恐怖主義、聯合演習逐漸發展，先後簽署打擊販毒協議、反恐怖主義公約、反極端主義公約，並發表強化國際資訊安全、打擊非法販運武器、彈藥和爆炸物品的協定，以及共同應對流行病威脅聲明等多項文件及合作機制。上合組織也陸續與獨立國協、東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亞信會議等簽署合作文件，並與歐安組織、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建立關係。

但經過20年，上合組織的合作僅限於反恐、反極端主義、反分離主義、禁毒、資安及打擊犯罪，並未進入更深層次的經貿或軍事合作。中國原本希望透過上合組織強化與中亞各國的經貿關係，但由於俄羅斯的掣肘，多年來僅簽署了有名無實的協議和文件，始終未能獲致具體進展。例如，2003年時任中國總理溫家寶在上合組織提出逐步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長遠合作目標，但未得到俄羅斯響應。

³ 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是1996年成立的「上海五國」會晤機制（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上海五國」會晤機制成立宗旨在加強各國邊境地區的信任與裁軍，其後逐步擴大到政治、安全、外交、經貿等各個領域的互利合作。上合組織有兩個常設機構，包括設在北京的秘書處和設在烏茲別克首都塔什干的「地區反恐怖機構執行委員會」，主要對話機制則包括元首理事會、政府首腦（總理）理事會、外長理事會等。

多年來，中國提議成立上合組織發展銀行、發展基金，也都遭到否決。「一帶一路」提出後，中俄領導人在 2015 年 5 月同意將「一帶一路」與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對接，並以上合組織為「帶盟對接」平台，但之後亦無具體進展。2016 年 11 月，中國總理李克強再度提議建立上合組織自貿區，但中亞各國已加入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此倡議可行性甚低。2018 年，李克強在塔吉克重提設立自貿區亦無下文。同樣地，俄羅斯試圖讓中國接受並參與「歐亞經濟聯盟」，也遭到北京的拒絕。

中俄兩國的博弈主導了上合組織的 20 年。2021 年 9 月，上合組織在塔吉克舉行元首理事會議，並發布充滿上合組織一貫特色的《杜尚別宣言》。該宣言宣布要研議成立多個機構，並指中亞是上合組織的核心區，支持中亞國家維護本國及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宣言中，除印度、土庫曼外，哈薩克、吉爾吉斯、巴基斯坦、俄羅斯、塔吉克、烏茲別克也重申支持「一帶一路」倡議，肯定各方為共同實施「一帶一路」倡議，包括為促進「一帶一路」與「歐亞經濟聯盟」對接所做的努力。⁴雖然上合組織缺乏具體建樹，但 20 年的潛移默化，也相當程度形塑中俄對彼此的認知，並對地區安全穩定有一定貢獻。⁵

在上合組織之外，中國已另起爐灶。2016 年 8 月，中國、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成立「四國軍隊反恐合作協調機制」（簡稱「四國機制」）。雖然「四國機制」宣稱其宗旨仍在加強四國的反恐合作、情報分享、安全部隊培訓，但參與「四國機制」會議的代表，都是各國高級軍事將領。這是中國與中亞國家在安全合作上，首次排除俄國參與的官方機制。2020 年 7 月，中國與中亞五國以視

⁴ 包括在塔吉克成立上合組織禁毒中心，在俄羅斯成立應對安全威脅和挑戰綜合中心，在哈薩克成立資訊安全中心，在吉爾吉斯成立打擊跨國組織犯罪中心。請見〈上海合作組織二十週年杜尚別宣言〉，《人民網》，2021 年 9 月 18 日，<https://reurl.cc/9Gxj1V>。

⁵ 中國傳媒大學港澳台與世界事務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王鵬認為，因為有上合組織 20 年的潛移默化，俄國從葉爾欽到普欽，中國從江、胡到習，得以形塑雙方認知，及對地區安全基本、穩定正面的預期。江真，〈上合組織 20 年：矛盾關係犬牙交錯 形式尚存步履維艱〉，《美國之音中文網》，2021 年 6 月 15 日，<https://reurl.cc/1oIMNQ>。

訊形式成立「中國+中亞五國」外長會晤機制，宣稱將在新形勢下互利合作，攜手應對挑戰，維護共同利益。此一機制再度將俄羅斯排除在外。

二、與各國的安全層面往來

過去二十年，中國在中亞主要以反恐為名，與各國合作強化其安全，並試圖擴大軍事影響力。俄國在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設有軍事基地（烏茲別克保持中立），中國在中亞尚無軍事存在。但儘管中國官方否認，近年陸續有媒體報導中國在塔吉克和阿富汗邊界駐軍。

2016年，《路透社》引述塔吉克官方消息指出，塔吉克政府多次允許中國資助興建塔吉克與阿富汗間的11個邊境哨點及訓練營。2018年3月，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報告指出，媒體報導的某基地是「聯合反恐中心」，不僅有中國士兵，也有塔國軍方進駐。2019年，《華盛頓郵報》報導稱，推測2016年中國武裝人員就已進駐一個位於瓦罕走廊東端，在中國、塔吉克、阿富汗三國交界處戈爾諾—巴達山省的穆爾加布（Murghab, Shaymak）附近的一個基地。報導中的相片顯示，約有疑似屬於中國的二十多棟前哨塔和建築物，中國在當地的武裝人員身著「解放軍07作訓服」，並佩戴武警的紅領章。2021年10月，《自由電台》報導則指，中國同意提供5,500萬人民幣（約850萬美元），在戈爾諾-巴達山省的伊什卡希姆（GBAO, Ishkashim），也就是瓦罕走廊西端入口處建造基地。⁶

近年俄羅斯在西方制裁下經濟乏力，無暇顧及中亞，因此中國在中亞的安全與軍事影響力有逐年上升的趨勢。雖然中國堅稱在中亞並無駐軍，但中國已開始向中亞進行軍售，相關合作也逐年增

⁶ 《華盛頓郵報》指出，為了不激怒俄羅斯，2017年中國邀請俄國研究人員到北京進行閉門會議，解釋中國在塔國瓦罕走廊設立前哨基地是為了反恐，而非軍事擴張，亦非侵入俄羅斯傳統勢力範圍。身著軍裝的武警是為了反恐與維護社會安全，並未直接派遣解放軍。

加。例如，過去使用俄製裝備的烏茲別克軍隊，2017 年起開始從中國採購防空導彈系統和其他軍備。中國與烏茲別克的安全與情報機構有關阿富汗事務的互動合作也越來越多。中國在塔吉克境內瓦罕走廊的東、西兩端設立基地，只是為了確保新疆安全或協防塔吉克，或有意向中亞、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擴張？這些問題仍待觀察檢證。

肆、與中亞五國的經貿往來

中亞五國自 1990 年代開始轉向市場經濟，雖然缺乏工業與基礎建設，但擁有豐富天然資源，尤其是石油與天然氣，其經濟結構與中國形成互補。西進的中國認為，經濟成長可以帶來中亞區域穩定，「一帶一路」可讓新疆的發展與中亞區域連動，透過協助中亞五國經濟建設，可促進區域穩定，並防止「三股勢力」向新疆蔓延。

一、「一帶一路」與中亞五國

2010 年代初期，中國投入中亞的資金已顯著增加，貸款方主要是中國國家開發銀行（China Development Bank, CDB）及中國進出口銀行（Exim Bank of China）。中國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及「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後，更進一步以雙邊形式拉攏中亞國家。⁷「一帶一路」在中亞的大部分項目，都是透過與地主國政府雙邊討論後簽署諒解備忘錄，投資項目集中在公路、發電廠、工業園區、鐵路等基礎建設上，包括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中哈原油管道、中吉烏公路、中塔公路等一系列大型專案。

⁷ 有中國學者主張亞投行是「一帶一路」多邊理念的體現。它反映了中國遵循多邊準則的意願，也展現中國吸引英、法、德、義等國參與基礎建設的能力。亞投行目前已與許多傳統多邊開發銀行進行共同融資，包括亞銀和世界銀行，但其支付金額仍遠低於在多邊體系外營運的中國國有銀行，如國開行或四大銀行。即使「一帶一路」的設計和理念是多邊的，但中國在做法上明顯以雙邊為之。請見鄒思雲，〈「一帶一路」有可能實現多邊化嗎？〉，《中美聚焦》，2020 年 9 月 25 日，<https://reurl.cc/9G0mLa>。

2018 年 3 月，美國智庫「全球發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發表關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債務情況的研究報告。報告指出，簽署協議的 68 國中，已有 23 國面臨「債務困擾」(Debt Distress) 風險；當中有 8 國因「一帶一路」相關融資，增加了陷入「主權債務」風險，吉爾吉斯和塔吉克都名列其中。2016 年，塔吉克國家債務佔 GDP 比重已達 44.8%，超越低收入國家平均比重的 40.4%，中國已成為塔吉克最大債權國。⁸中亞的「一帶一路」項目協議中，也經常出現對中方有利的附帶條件。例如，2018 年媒體揭露，翻新塔吉克首都杜尚別發電廠的中國公司「特變電工」(TBEA)，以該項目取得北塔吉克金礦開採權利，有「以資源抵債」之嫌。⁹

「一帶一路」的高調與大規模，令俄羅斯鼓吹的「歐亞經濟聯盟」相形失色；相關工程相當程度分化了俄羅斯與中亞各國。但由於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後，莫斯科遭到美歐強力經濟制裁，因此需要北京的經濟支援，莫斯科已經難與北京攤牌或決裂。

二、中國與中亞五國的經貿投資

1990 年代，中國與中亞五國每年貿易額不到 10 億美元，但在 2017 年已達 300 億美元，遠超過俄羅斯與中亞五國的 186 億美元。到 2019 年，中國與中亞五國的貿易額達 465 億美元，已成為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的最大的投資國、哈薩克第四大投資國。截至 2019 年初，中國對中亞直接投資接近 200 億美元，主要投資對象是哈薩克與烏茲別克。中國對中亞國家的出口以機電產品和紡織服裝商品為主，進口則以能源及礦產資源為主。

⁸ John Hurley, Scott Morris, and Gailyn Portelance, *Examining the Debt Implication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a Policy Perspective*, 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March 2018, <https://reurl.cc/rDoW3E>.

⁹ 孫超群，〈一帶一路中亞出軌？哈薩克「中資輕軌案」為何緊急腰斬〉，《聯合報》，2019 年 6 月 19 日，<https://reurl.cc/6Z4jGZ>。

哈薩克是中亞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中國在中亞活動也特別重視哈薩克。中哈兩國貿易額在 2010 年曾達到 200 億美元。但之後雙邊貿易額持續減少，2014 到 2016 年間，雙邊貿易額甚至跌破 100 億美元。近年哈薩克反中情緒升高，¹⁰ 一定程度也影響中哈兩國的經貿與投資發展。2019 年與 2020 年，兩國貿易額在 140 多億到 150 億美元之間。在投資方面，從 2013 年到 2020 年，中國在哈薩克的外國投資中所佔比重也從 9.3% 下降到 4.7%，僅排名第五位。在哈薩克所欠的外債中，中國僅排名第三。

由於近年哈薩克常爆發反中國示威，中國不少投資已轉進較為平靜且希望擴大與中國能源合作的烏茲別克。2015 年起，中國已超過俄羅斯，成為烏茲別克的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在烏茲別克投資的增長速度也很快。烏茲別克國家統計局指出，2019 年中國在烏茲別克外資佔比超過四分之一（26.2%），已超過俄羅斯，成為烏茲別克最大外資來源國。具體投資項目包括電信、重型卡車製造、能源、軍工產業等。過去烏茲別克曾是中亞地區對中國依賴最低的國家，但如今中國在烏茲別克的外債中已佔有約 20% 的比重。¹¹

吉爾吉斯、塔吉克兩國因經濟發展條件較差，國內情勢不穩定，因此與中國的貿易投資額較低。雖然吉、塔兩國希望中國協助發展基礎設施，但因兩國與中國毗鄰，北京更重視其安全問題，對這兩國的軍援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至於土庫曼則專注於向中國供應天然氣，對「一帶一路」不感興趣，自中國進口物資也不多，因此成為中亞五國中，唯一能對中國保持貿易出超的國家（如下表）。

¹⁰ 近年哈薩克爆發多起反中抗議事件。2016 年 3 月，哈薩克爆發反土地改革示威，民眾擔憂政府以土改之名操控土地轉租給中國人，並將租期從 10 年提高到 25 年。哈國政府鎮壓抗議後放棄此次改革。2019 年 9 月，哈薩克扎瑙津（Zhanaozen）民眾上街示威。導火線是中國將在曼格斯套州設立 55 家工廠。哈國政府迅速否認，但抗議依然不斷。此外，關於新疆再教育營，中國不但打壓境內維吾爾人，甚至拘捕哈薩克族人，引發哈薩克人權分子批評。請見白樺，〈北京中亞外交傾斜烏茲別克斯坦 當地對中國好感下降〉，《美國之音中文網》，2021 年 4 月 4 日，<https://reurl.cc/2ZNaZa>。

¹¹ 白樺，〈北京中亞外交傾斜烏茲別克斯坦 當地對中國好感下降〉，《美國之音中文網》，2021 年 4 月 4 日，<https://reurl.cc/2ZNaZa>。

表 1、2020 年中亞五國與中國貿易統計表

單位：百萬美元

| 國別 | GDP 總量 | 貿易總額 | 對中出口額 | 自中進口額 | 出入超 |
|------|---------|--------|-------|--------|--------|
| 哈薩克 | 171,082 | 21,447 | 9,739 | 11,707 | -1,968 |
| 烏茲別克 | 59,930 | 6,629 | 1,483 | 5,146 | -3,663 |
| 土庫曼 | 45,231 | 6,516 | 6,071 | 445 | 5,626 |
| 塔吉克 | 8,194 | 1,063 | 45 | 1,018 | -973 |
| 吉爾吉斯 | 7,736 | 2,901 | 35 | 2,866 | -2,831 |

資料來源：依據世界銀行與《中國海關統計月報》，2020 年 12 月資料製表。

中國與中亞五國經貿合作雖有進展，但仍面臨相當挑戰，因為這這些國家多存在法律基礎不穩、經商環境障礙多、金融市場基礎薄弱等問題。¹²近年俄羅斯無力協助中亞經濟發展，中國經濟資源則持續進入中亞國家，俄羅斯恐怕無力改變此一現實。

三、缺乏動能的中亞經濟多邊組織

中亞五國間的關係並不和諧亦缺乏互信，雖曾在 2002 年成立「中亞合作組織」，但因無力消弭彼此紛爭，最後在 2005 年決議由俄國主導的「歐亞經濟共同體」(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吸納。在俄國主導下先後成立的「歐亞經濟共同體」與「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EU)，也因為俄羅斯經濟上欲振乏力，無力支持中亞五國最需要的基礎建設與外來投資，而缺乏具體進展。¹³

¹² 劉華芹，〈中國與中亞國家經貿合作現狀與前景展望〉，《中亞研究》，第 7 期，2021 年 7 月 21 日，第 83-101 頁，<http://zgy.lzu.edu.cn/info/1087/4053.htm>。

¹³ 2000 年 10 月，俄羅斯主導成立「歐亞經濟共同體」，締約國為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與塔吉克。至 2015 年 1 月，「歐亞經濟共同體」停止運作，由另一個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接替。「歐亞經濟聯盟」旨在統一貿易法規、打破關稅壁壘、成立共同市場，但亦成效不彰。除白俄羅斯和亞美尼亞，中亞五國只有哈薩克與吉爾吉斯加入，烏茲別克於 2020 年 12 月 1 日成為觀察員國。塔吉克與土庫曼則未參與「歐亞經濟聯盟」。

相對地，中國在經貿與投資上提供了想像空間。2013 年起，「中國—中亞經貿合作論壇」開始運作，這是中國與中亞國家開展廣泛交流的重要平台。另一方面，2018 年 5 月，中國與「歐亞經濟聯盟」簽署經貿合作協定，讓中國與俄羅斯在中亞的經濟影響力，維持一定程度的平衡。

伍、近期發展與未來展望

在西進策略與「一帶一路」經略下，近年中國在中亞頗有斬獲，未來中亞仍將是中國地緣戰略的關鍵重點。首先，中亞是「一帶一路」通往歐洲的必經之路；其次，中亞也是遏制阿富汗與巴基斯坦及「東伊運」極端分子進入中國的要衝；更重要的是，隨著美中對立激化、中俄實質結盟，西出中亞連結到中東的陸路，提供了中國安全的能源運輸線。

近期北京對中亞有相當著墨。今（2022）年 1 月底，習近平主持中國與中亞五國建交 30 周年視頻峰會，表示中國要和中亞五國建立更緊密的命運共同體。2 月 5 日，哈薩克總統辦公室稱，習近平在北京與哈國總統會面後已接受邀請，將於 2022 年 9 月訪問哈薩克。展望未來，中國在中亞的經營至少有以下幾個重點：

一、中國將在中亞強化部署，防止「東伊運」份子入疆

2021 年 8 月，美軍撤離阿富汗後，塔利班迅速接掌政權，重建阿富汗伊斯蘭酋長國。伊斯蘭主義在阿富汗與巴基斯坦活躍，絕非致力「去伊斯蘭化」的北京所樂見。王毅在 2021 年 7 月 28 日已先會見塔利班代表時，要求塔利班合作打擊阿富汗境內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East Turkestan Islamic Movement, ETIM；簡稱東伊運），塔利班則承諾不允許任何勢力在其境內從事危害中國的活動，雙方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相互理解。¹⁴

¹⁴ 〈王毅會見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新華網》，2021 年 7 月 28 日，<https://reurl.cc/Wr6r0k>。

為防止「東伊運」擴張甚至回流中國，北京勢須加強與中亞各國的安全合作，特別是塔吉克境內的瓦罕走廊是阿富汗通往中國的必經之路，中國與塔吉克加強合作可以預期。另外，烏茲別克媒體報導，在阿富汗事務上，中國可能參與烏茲別克正在興建的從烏茲別克到阿富汗的高壓輸電線、從烏茲別克到阿富汗再到巴基斯坦或印度的鐵路等，或是邀請烏茲別克加入「四國軍隊反恐合作協調機制」，以強化遏制伊斯蘭極端主義的力道。¹⁵

二、弱化的俄羅斯可能默許中國在中亞擴大勢力

俄烏戰爭爆發後，俄國實力已遭美歐聯盟削弱。就算莫斯科能在烏克蘭戰場取得體面的戰果，在美俄關係惡化、俄國遭西方制裁孤立下，中國可能成為俄羅斯最重要的實質盟友。因此，莫斯科可能默許中國在中亞擴大勢力，但保留最後的底線——不准中國在中亞建立軍事存在。「中吉烏鐵路」是否動工、¹⁶未來將召開的「中國+中亞五國」峰會，¹⁷都是值得觀察的重要指標。

三、中亞可能成為美中兩面競爭或兩面圍堵的場域

5月23至27日，美國國務院負責南亞和中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Donald Lu率領代表團（成員包括國安會、國防部、國際開發署、國際發展金融公司負責中亞、阿富汗、巴基斯坦事務的高階官員）訪問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塔吉克與哈薩克，加強美國與區域國家關係，並希望推動合作，創造更緊密、繁榮與安全的中亞。¹⁸中國外長王毅結束太平洋島國訪問後，立即在6月6日至9日趕赴哈薩克訪

¹⁵ 白樺，〈北京中亞外交傾斜烏茲別克斯坦 當地對中國好感下降〉，《美國之音中文網》，<https://reurl.cc/NAvpOQ>。

¹⁶ 從新疆經吉爾吉斯到烏茲別克的中吉烏鐵路項目，可作為新疆霍爾果斯口岸到哈薩克的鐵路的替代路線。早在1997年，中吉烏鐵路就已提出並簽署備忘錄，但由於俄羅斯與哈薩克的反對、中國與吉爾吉斯軌距不一，以及吉爾吉斯籌措資金困難等問題，而一直無法落實。

¹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王毅談“中國+中亞五國”外長第三次會晤的成果和共識〉，2022年6月8日，<https://reurl.cc/QLG8rZ>。

¹⁸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Bureau of South and Central Asian Affairs Donald Lu’s Travel to the Kyrgyz Republic, Uzbekistan, Tajikistan, and Kazakhstan,” May 22, 2022, <https://reurl.cc/k1x1Ab>.

問，出席「中國＋中亞五國」外長第三次會晤，並宣布中國與中亞五國的外長會談層級，將提升到元首層級。隨著拜登政府對中政策與「印太戰略」開展，美中對立格局已大致確立。雙方競爭的焦點將在亞洲，除印太區域外，中亞地區也可能成為美中競逐的場域。

本文作者李哲全為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國際關係博士，現為財團法人國防安全研究院國家安全所副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美中台關係、兩岸關係、區域安全。